

國學小叢書

詩經之女性的研究

謝晉青著



詩經之女性的研究

一 緒論

說到古代詩人底作品，那詩經三百篇，總算是中國最古最美最完備的唯一詩集了。固然三百篇中，也有很多——如雅，頌——是純官式或半官式的，但十五國風，卻實實在在多是很自然很活潑很真摯很普遍的平民化的優美作品，而爲研究古代文藝問題和古代社會問題——尤其是古代婦女問題——者底唯一的聖經呀！

詩是人間性情的自然的表現，無論什麼人，只要但是天真瀾漫，性情活潑的，有了意思，自然就會寫出來；所謂『詩言志』，就是這個意義。朱子在詩經傳序上，有幾句說得很好。他說：

『或有問於予曰：「詩何爲而作也？」予應之曰：「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，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夫

既有欲矣，則不能無思；既有思矣，則不能無言；既有言矣，則言之所不能盡，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，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，而不能已焉：此詩之所以作也！……」

不過，古來學者，常常把詩人底人格看差了，以爲高尙純潔的詩人，也和『玩物喪志』的功利派文人一樣，說出話來，一定不當和普通人相同；因而，不是把普遍真摯的作品，看得太低了，就是故作神祕的看得太高了；看低了固然是不對，但看高了，也是同樣失卻詩人底本意。

孔子編詩，於詩的趣味甚濃。論語一書裏，記述評詩底文字，很不在少數，略舉如下：『子曰：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』

『子曰：小子何莫學夫詩？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。』子謂伯魚曰：『女爲周南，召南矣乎？人而不爲周南，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！』

『子曰：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』

『陳元問於伯魚曰：「子亦有異聞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！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『學詩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！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』鯉退而學詩……』』

『子曰：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爲？』

以上所引的，差不多是孔子詩學通論底大旨，另外還有關於分論的話，我再找兩段出來看看：

『子曰：關雎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』

『顏淵問爲邦。子曰：「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，放鄭聲，遠佞人；鄭聲淫，佞人殆。』』

『關雎不淫和鄭聲淫底淫字，究竟當如何解說？若照說文所說：『浸淫隨理也。』或『久雨曰淫。』之言來解釋，那就是樂太過度的話，否則孔子既然是『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』那怎麼還又會鄭聲淫了呢？』

還有美刺問題，在詩義上，自來也是一種很大迷惑。孔子評詩，從沒有說過美刺底話；不曉得毛

詩以下底學者，果何所據而竟加上一種美刺底幃幕。其實，詩人作詩，原是：

『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，嗟歎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……（見毛詩序）』

那里能，於每作一詩之先，必計畫對於某人某事加以讚頌，或加以嘲笑攻擊呀！詩人底天職，若是專門美人或刺人的，那詩人底人格志趣，也就不堪過問了。我覺得古來所以如此錯誤的，就在注釋家底誤認詞性。國風底風字，可作名詞底風俗二字解；就是說國風是表現各國特異的風俗底東西。也可作名詞底式樣二字解，就是說國風是列國詩格，各有各別的式樣的。若是依毛詩序『風也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……』底話，去當作動詞諷字解，那當然就要差之釐毫，謬以千里了。其他類是底謬誤之點，還有很多，因為這里只是做緒論，不
便多說閒話，致占篇幅；所以只好一字表過不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我現在趁此機會，再把本文底任務和主張，在此申明一下，就是：我這次是想在詩經中，發掘古代婦女問題的，並不是做考據底工作，在意義方面，我們總以詩底本義爲歸宿；那些不可靠的誤解，我們是一概不取。在藝術方面，我們總以普遍而真摯的平民主義爲歸宿，那些不自然的附會穿鑿，我們也一概排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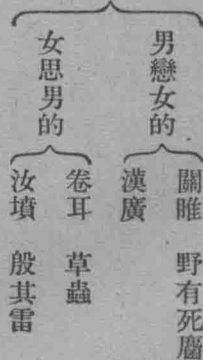
二 周南 召南

周南召南之義，在毛序以爲：『……關雎麟趾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；南言化自北而南也。鵲巢騶虞之德，諸侯之風也，故繫之召公；周南召南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……』這是把二南解作屬人的了。鄭譜謂：『……文王受命作豐，分岐周故地爲二公采邑；武王時陳其詩，其得聖人之化者，謂之周南，得賢人之化者，謂之召南……』這于屬人之外，又兼有屬地之義了。朱集傳謂：『周國名，南方諸侯之國也。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……文王昌辟國浸廣，於是徙都于豐，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，且使周公爲政于國中，而召公宣布于諸侯……蓋其得之國中者，難以南國之詩，而謂之周南……其得之南國者，則直謂之召南……』這幾全部解作屬地之義了。這些解釋實際上，我覺得都不甚妥。周南召南這兩個名詞，純粹是詩底篇名。既不能屬人，也不能屬地。著作家，在其著作之前，冠以某某篇名，原是一種習慣，並不是什麼原則。在他命名底時候，或者有其某種意義，存乎其中；然而那也不過是一時興會所至，覺得必須如彼如此定名，然後方稱妥適。其實

時過境遷，過此以往，或將生有變化，亦未可知。在原著人，尚不免有如此場合，何況千百年後之讀者？若竟強而言之，曰周南爲何，召南爲何，那就要有牽強附會的危險了。

周南之詩，計十一篇，召南計十四篇，合計二十五篇。這二十五詩之中，有關雎、葛覃、卷耳、樛木、蠡斯、桃夭、芣苢、漢廣、汝墳九篇；在召南，有鵲巢、采芣、草蟲、行露、殷其雷、標有梅、小星、江有汜、野有死麕、何彼穠矣十一篇；共計二十篇。這二十篇詩，依照大旨，可區分左列數類：

寫戀愛問題的



寫女性美或其生活的



—— 樛木 小星

〔 桃夭 何彼穠矣

寫婚姻問題的……

標有梅
行露

寫男性失戀的……江有汜

這樣來分類，自然不免有些牽強；但爲研究的便利，也只得勉強分去了。

關雎一詩，毛詩序謂爲后妃之德，韓詩序指爲刺時，都不妥適。關雎全詩三章，第一章寫出一美

女子爲好男子底佳偶，第二章描寫男子對於女子底單面的熱烈相思，第三章描寫男子既達目的後之快樂，並其兩性間之調和，顯然是描寫一位青年男子愛上一位妙齡女子，企圖和伊結婚底經

過，並無絲毫意義，可以拉得上什麼后妃文王等等的。魏默深詩古微底二南答問上說：『……二南

爲周國民風，其詩必作于國人，而周公采被管絃，斷無宮人自作之詩……』更可以揭破朱子關雎

爲宮人所作底謬解。我們中國人舊式結婚，每好在大門上貼一喜聯『詩歌杜甫其三句，樂奏周南

第一章』的，就是因爲男子美事成功，而借此一段故事，開開玩笑底意思。至若古人以其爲房中之樂，而用之鄉人，用之邦國，那還能外乎這個意思麼？我們試讀全詩三章底原文，即可了然彼之要義了：

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；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；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；悠哉悠哉！輾轉反側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；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；參差荇菜，左右芼之；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。

漢廣和關雎，同爲男性依戀女性底作品，但關雎企求成功，因之兩性間，得了無量的幸福；而漢廣則所圖未遂，以致失望，徒增浩歎而已。在文藝方面說，關雎敘述條理，文雖反復，而意致纏綿，顯得活潑有生氣，而希望無窮；漢廣則意趣單純，徒有語言重複，儼然一失戀之子，神昏氣喪，差不多離自殺底程度不遠了！漢廣原文如左：

南有喬木，不可休息；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；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！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楚；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馬；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！
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萁；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駒；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！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！

我們把原文細讀一遍，就知道毛序『漢廣德廣所及也，文王之道，被于南國，美化行乎江漢之域，無思犯禮，求而不可得也，』和韓詩『漢廣，說人也』底話，都沒有道理，而和本詩毫不相干了。

野有死麕一詩，毛序謂：『惡無禮也。天下大亂，彊暴相陵，遂成淫風，被文王之化，雖當亂世，猶惡無禮也。』韓詩也說：『惡無禮也。』平王東遷，諸侯侮法，男女失冠昏之節，野麕之刺興。』實際，這詩和關雎漢廣之義同，只是客觀的寫實，與惡無禮與否，絕不相關。請讀：

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；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

林有樸櫟，野有死鹿，白茅純束；有女如玉。

舒而脫脫兮！無感我帨兮！無使尫也吠！

第一章是記其事，第二章是寫其美，第三章就是描寫如玉之女，附耳低語，爲急促之言，以告吉士說：『慢慢地呀！不要拉我底帨巾呀！別驚動了狗，使彼亂吠！這裏並無拒絕之意，也沒有惡什麼有禮無禮；伊底溫語叮嚀，戀愛之情，仍是絲毫不減。不過，環境不良——大概是家庭關係——不得成關

睚底結果罷了；然而也並沒有如漢廣之絕望失戀呀。古來所以誤解爲惡無禮者，都是因爲沒有了解第三章底真義之故。

第二類底卷耳，汝墳，草蟲，殷其雷四詩，在毛序以第一詩爲后妃之志，三家詩皆以爲刺時。第三四兩詩毛韓皆以爲大夫妻所作；至第二詩毛則以爲『文王之化，行乎汝墳之國，婦人能閱其君子，猶勉之以正也。』韓詩外傳則以爲『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，過時不歸，其妻恐其懈于王事，因陳義以匡夫……』也是當作大夫妻所作的了。其實，卷耳汝墳二詩，確似作者有貴婦人底口吻。草蟲殷其雷二詩，就只見婦人想念其丈夫，並無關乎大夫妻了。先讀卷耳一篇看：

采采卷耳，不盈頃筐；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。

陟彼崔嵬，我馬虺隤；我姑酌彼金罍，維以不永懷。

陟彼高岡，我馬玄黃；我姑酌彼兕觥，維以不永傷。

陟彼祖矣！我馬瘠矣！我僕痡矣！云何吁矣！

篇中有寘周行，馬虺隤，酌金罍，酌兕觥等字的確像一位小軍官底太太。汝墳底主人公，更不必

說：這位太太，簡直有紳士之風了。請看：

遵彼汝墳，伐其條枚；未見君子，惄如調飢。

遵彼汝墳，伐其條肄；既見君子，不我遐棄。

魴魚鱣尾，王室如燬；雖則如燬，父母孔迺。

未見伊底君子，是如何的狼狽！既見伊底君子，反又客氣起來。第三章，又拉雜國事家事，亂談一番：這種女紳士，真是令人對之要生出一種異樣地感觸來。

草蟲一詩，毛詩以之配卷耳，所以說：『草蟲，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。』依詩義看來，只是一位普通婦女，想念丈夫底歌詠，一定要說這位婦人，是大夫之妻，那可沒有憑據了。草蟲原文是：

嘒嘒草蟲，趯趯阜螽；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；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降。

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蕨；未見君子，憂心惓惓；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說。

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薇；未見君子，我心傷悲；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夷。

草蟲大義，雖埒於卷耳；但卷耳抑鬱悲痛之情，卻過於草蟲遠甚，這就是同而不同的地方。

詩古微又以殷其雷一詩，配周南底汝墳；然而殷其雷底主旨，只是單純的盼望伊丈夫速速返家，和汝墳之未見君子而焦灼狼狽，既見君子而故意客氣，終之又雜談國事家事者，大不相同。殷其雷底詩文說：

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陽；何斯違斯——莫敢或遑？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！

殷其雷，在南山之側；何斯違斯——莫敢遑息？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！

殷其雷，在南山之下；何斯違斯——莫敢遑處？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！

三章底意趣文字，大部相同；然而伊底情急心切，能昂然于言表，這又不是普通詩人，能夠拿客觀的心理，代伊述出的了。

葛覃一詩，毛詩謂爲后妃之本，齊魯韓三家詩皆謂爲刺時，其中孰是孰非，不必多代辨證；然而這詩總是描寫一位貴婦人底生活的。若是普通人家底太太，那里還能有起師氏呢？

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萋萋；黃鳥于飛，集于灌木，其鳴喈喈。

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莫莫；是刈是穫，爲絺爲綌，服之無斁。

言告師氏，言告言歸；薄汚我私，薄澣我衣；害澣害否？歸寧父母。

中國古代婦女最美之德，就是能和男子分功治事；男治外，女治內，雖貴婦人也須親治織布養蠶之事務；家庭手工業時代，自有一種天然的景況呀！

中國婦女結婚後第一任務，而爲人人稱羨者，則爲生育問題。所謂母以子貴，能生得滿堂兒女，就可以稱得夫人太太，否則任如何美，亦只是薄命佳人。所以又可以說中國底女性美，不全以才貌，而以生育機能底優劣爲標準了。螽斯之詩說：

螽斯羽，詵詵兮；宜爾子孫，振振兮。

螽斯羽，薨薨兮；宜爾子孫，繩繩兮。

螽斯羽，揖揖兮；宜爾子孫，蟄蟄兮。

這是一篇較純粹的象徵派詩，以善生子的螽斯，比喻美的婦女，很可以表現出中國人底女性觀。桃夭之詩，也和螽斯相近。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；之子于歸，宜其室家。

桃之夭夭，有蕢其實；之子于歸，宜其家室。
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；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

之子于歸之後，所賴以宜家室宜家人的，無非是有花有實有葉，而且能茂盛這幾種條件罷了。
中國古來女子，不作興有主張，亦無主觀的道德和人格；所謂三從，就是未嫁從父，既嫁從夫，夫死從子。在既嫁之後，要想稱得賢妻，那就要完全依從丈夫底主張，設法使丈夫歡喜，試看樛木之詩：

南有樛木，葛藟纍之；樂只君子，福履綏之。

南有樛木，葛藟荒之；樂只君子，福履將之。

南有樛木，葛藟縈之；樂只君子，福履成之。

就是說，要想福履綏之將之成之，只有樂只君子一種方法，這也可以看出中國女子底人格了。
本詩底樛木二字，也和草蟲卷耳等物一樣，只是觸物興懷底一種假借，並無如何深義。若依木下曲曰樛之言去解，那不免就要扯到什麼后妃能逮下無嫉妬之心焉底荒談了。

真的女性美底要素，並不是婦功，也不是生育，更不是使丈夫歡喜；而是伊們底姿態安閑，心地

慈善，接物寬厚，處世和平。所以普通野心男子，所崇拜的女性美，並不是真的女性美，而是女性底奴隸化。我覺得二南諸詩中，能當起描寫真的女性美的，只有采芣一詩。采芣之詩說：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；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掇之；采采芣苢，薄言撝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緝之；采采芣苢，薄言櫛之。

細味全詩，再凝神冥思，儼然見有一位安閑慈善而寬厚和平的女神，坐在曠大碧綠的宇宙中，輕移玉腕，緩緩地采撷芣苢。詩經中底自然派寫實，算以這詩爲最神妙了罷。至于芣苢之用途，我們實不必研究。若是胡亂地追求，那又犯了古人附會穿鑿的毛病了。

鵲巢，采蘋，采蘋，何彼穠矣四詩，全是描寫貴族婦女底話。如鵲巢中底『……之子于歸，百輛御之……』采蘋中底『……于以用之，公侯之事……公侯之宮……夙夜在公……』采蘋底『……

……于以奠之，宗室牖下，誰其尸之，有齊季女』何彼穠矣底『……曷不肅雝，王姬之車……平王之孫，齊侯之子……』云云，決不是裙布釵荆之女所能夢見的。我因彼和這篇文章宗旨不同，而且把